



圍巾如花

□海清涓

秋末冬初，冷熱不均，胡亂穿衣。早上起床，靠在窗邊，不知穿什麼合適。風吹窗簾，一個系蘋果綠長圍巾的短发女子，從樓下輕盈飄過。

圍巾?! 我怎麼沒想到呢。迅速打開衣櫥，撇開重重疊疊的衣服，打量起圍巾架上擠擠挨挨的圍巾來。

長條形、方形、三角形、橢圓形……

棉麻……絲綢……腈綸……雪紡……羊絨……莫代爾……

西瓜紅、檸檬黃、孔雀綠、湖水藍、葡萄紫、瀑布銀、珍珠白、丁香粉……

三十幾條圍巾，每一條都像一朵嬌妍的花兒，每一條都有一段溫馨的回憶。

圍巾如花，回憶如詩。

掛在圍巾架最前面、有民族風味、像一朵玫瑰花的玫紅純棉長圍巾，是母親送的。圍巾原為二姐40歲的生日禮物，是她干女兒從西双版纳帶回來的。二姐嫌圍巾太長還有流蘇，圍起走路做事不方便，掛在服裝店沒賣掉，便交給母親處理。母親試圍了一下，慌忙取掉，並笑罵了一句，圍起像個老妖精。春節回故鄉，我的圍巾不小心打濕了，母親擔心我著涼，找出壓在衣櫥底層兩年多的玫紅長圍巾，讓我暫時圍一下。這一圍不要緊，居然發現，圍巾簡直就是給我量身定做的，圍起要多好看有多好看。從故鄉帶回來的玫紅長圍巾，成了圍巾架上的大姐大。春秋時節，用來做披肩，更是妙不可言。

掛在圍巾架最裏面、白底藍花、像一朵藍色蝴蝶花的方形絲巾，是公公送的。公公退休後和婆婆在鄉下種莊稼，一輩子節約的公公，平時連煙都舍不得買一包，自然不會給生活在城裏的媳婦買絲巾。說來有點可笑，絲巾是十年前公公到城裏來玩，在公園的一棵黃葛樹下撿到的。公公與同行的親戚吵了一小架，才爭取到了這條絲巾，以為公公要把戰利品帶回鄉下，送給在鎮上教書的姐姐。想不到，公公臨上火車的時候，無意中聽人說絲巾很貴，便非要先生把絲巾給我帶回來，還說這種好的絲巾只有大城市的女娃兒才配用。撿到的絲巾，別人用過的东西，我可不想用。就算不用，也不能扔掉，畢竟，這是老人家的一番心意。於是，藍色蝴蝶花絲巾，一直靜靜掛在衣櫥的最角落。

疊起放在圍巾架下面、紅黑相間、像被子花的針織大圍巾，是兒子送的。精力充沛、能歌善舞的兒子在學校很活躍，常利用周末假日送歌舞下鄉。出于感激，熱心的農村大媽親手給學生們織了圍巾。上個月兒子身份證掉了，我送臨時身份證到學校，幫兒子清理衣物時，兩條一模一樣又長又厚的圍巾跳了出來。用粗棒針手工編織的圍巾，顏色款式花型都顯得傳統

重慶中

興路上的坎井街和馬蹄街背靠背，兩條街的銜接處砌了一段兩米多高的堡坎，上面有一個長約8米、寬約4米的平台，平台後面住了兩戶人家。靠坎井街這戶人家的門牌號是坎井街1號，靠馬蹄街那戶人家的門牌號是馬蹄街1號。左鄰右舍門挨門，堡坎上的兩戶人家卻分屬不同的街道，這種平均地權的街道劃分方式，重慶城裏仅此一處。

20世紀50年代中期，姓胡的兄弟倆在馬蹄街1號開了一家小人書攤，哥哥外號胡包包，弟弟外號胡歪嘴。胡家兄弟的小人書攤開在平台上，這地方正對厚慈街的街口，位置非常醒目。

中興路周邊學校不少，金馬寺小學、厚慈街小學、樹德小學、放牛巷小學、精一小學、南紀門中學和40中學散布其間。放學後有許多學生不回家，背著書包來這裡看小人書，胡氏兄弟的書攤生意異常紅火。

那年代書攤上的連環畫以《水滸傳》《三國演義》《西遊記》《楊家將》《岳飛傳》《三毛流浪記》《白雪公主》《阿凡達》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等中外名著為主。屋子的牆架上擺了幾百本小人書，看一本書一分錢，個別厚的新書要兩分錢。除了坐在書攤看，交了押金還可租回家看，租一本書每天收兩分錢。小孩子租書回家，五六個人傳著看，換人租書又相互傳閱，用這種方式看一本小人書，每本只需幾厘錢。胡包包也知道孩子們把書租回去要傳閱，但租書能加快圖書流轉，比放在書架上強。

到胡包包書攤看書的人以小學生為主，常來看書的小孩如果身上沒錢，還可以賒賬，下次來看書時一併付清。也有臉皮厚的孩子，站在別的孩子後面“蹭”書看，遇到這

和土氣。離開學校時，兒子讓我帶兩條圍巾走。回到家，我找出許久沒用過的鉤針和相近的雜色線，小心翼翼地将兩條圍巾組合成了一條。別小看這紅黑相間的大圍巾，夜深人靜，敲字看書，用它披個肩膀個腿，簡直體貼到了入微。

除了這三條圍巾，其餘的圍巾都是自己花錢買的。大商場、小商場、網上、夜市，反正看到心儀的圍巾，就一定要買回家。依次取下圍巾架上的圍巾，一條一條在鏡前比試，心底一下子開出一朵花來。

吃了半碗黑芝麻糊，換上淡紫針織連衣裙，圍著湖水藍雪紡長圍巾，下樓過夏家河出小區，放眼望去。大街小巷，圍巾像飄揚的旗幟，五彩繽紛，流光溢彩，千姿百態，美不勝收。

其實，圍巾不只是系在頸肩處保暖御寒的點綴。圍巾的用法非常多，當披肩、當頭巾、當腰帶、當裙子、當雨具、當臨時被子、當拍照道具等等，都是可以的。圍巾如花，想圍巾是什麼花，圍巾就會是什麼花，想圍巾如何綻放，圍巾就會如何綻放。

再簡單随意的衣服，有了圍巾的陪伴，都會多彩鮮活又生動。再平凡普通的女子，有了圍巾的纏繞，都會芳菲嫵媚，娉婷婉約。

圍巾如花，圍巾是女人無言的美。

圍巾如花，圍巾是嚴冬時節的另一種梅。

北風嘯嘯，天寒地凍，亭亭如花的女子，柔柔似水的女子，怎少得了圍巾這份暖意融融的溫情呵護？

(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)

讓座

□竺培強

結伴去廈門五日游，最後一天為自由活動，於是乘車參觀著名的集美大學。誰知一上公交通車，一年輕人立馬給我讓座，這讓人有些吃驚：我就這麼老嗎？却之不恭，坐下來不禁感嘆，第一次被人“讓座”竟發生在遙遠的廈門。

退休多年，早就白髮叢生。臨行前，老婆要求我必須染髮，出遠門得講究點。頭髮一經油烏發蓋頂，又穿上時尚衣服，以嶄新的面貌自我感覺良好地出現在廈門，竟沒想到一上車就被人家識破年齡，毫不猶豫地給我讓座，讓人有些沮喪，“年齡遮不住，畢竟有老態”，人家不可能有火眼金睛。

實話實說，首次被人讓座，更多的是有些“受寵若驚”。在本地我還未享受過如此“待遇”。家住小城邊緣，退休閑來無事常出門，上午市場買菜，下午閱覽室看報刊，幾乎每天乘車。乘坐的多為環城中巴，常人多座少，難免有人站著。我不願意與人爭搶座位的，一是坐不了几站；二是讓更年邁的人坐，特別是看報刊坐久了站站舒展筋骨，故而多最後上車。站著非常自然，更從未想過有人給我讓座，何況有時比我更年長者也沒人讓座。久而久之我發現，只要年輕人在看手機，便很難讓座，不知是有意或無心，“低頭族”的過分“專注”，往往對其他視而不見，眼里只有熒屏。

“忽視”讓座，是免費乘車的老年人過多？是年輕人上班比較勞累也需要休息？抑或說曾經給人讓座後連“謝”的“表示”都沒有……說到後者，我也曾有過“讓座”的經歷。那時尚未退休，一次乘車我坐在車門邊，途中一對抱小孩的小夫妻上車，我連忙讓座給母女倆。不一會，里座的乘客下車，不料一旁的奶爸竟順勢搶先坐下，連“客氣”一下都沒有，讓人無語！當時想，這種人斷不會給人讓座的。

經常乘車，我還發現，小學生也不甚愛讓座。下午看報回家四点多，正值放學，學生們雲集起點站，往往一候車到便蜂擁而上，爭搶座位，有的還為後上的同學占座。有時難免感嘆，哪像我輩兒時“學雷鋒”視讓座為樂事，爭先恐後。但彼時與此時能同日而語嗎？那時孩子多，好東西讓都給大人，家長是掙錢的；而今孩子是“小皇帝”，百依百順的。一次，有人為一顛巍巍的老太太讓了座，誰料其拉過身後的小學生（大概是孫子輩）坐好，雙手拉住前後座靠背猶如母雞護雛似的，唯恐有絲毫的閃失，孩子却心安理得大嚼小食品。

時時寵著慣著，孩子便處處以我為中心，能奢求顧及他人嗎？

也不然。有次我發現小學生們突然規規矩矩排好隊候車，好生奇怪，忽聽得一小學生在喊“老師好”！始恍然大悟，原來有老師在呀！

在廈門被人讓座，讓人感慨又感動。

有人說，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文明程度，乘坐公交通車就能知道。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)

巷子口，小人書

□鄭中天

種情況，胡包包睜只眼閉只眼，小崽兒也有自尊心，有了錢自然會正大光明來看書。

我小時候在胡包包那裏看書的次數有限，主要是外婆手緊，星期六母親從單位回家，心情好時也給幾分零花錢，拿到錢後還要掂量是買零食還是看小人書。遇到“魚和熊掌不可兼得”時，我總是先顧嘴巴，如果還有剩餘的錢，才去巷子口的小人書攤看書。

小人書攤每月必須有新書進店，才能拴住孩子的好奇心。有的孩子看小人書看了迷，天快黑了還不想回家，孩子的娘手持一根篾條，來小人書攤找孩子是常有的事。我姐夫也是小人書迷，他和姐姐回坎井街探親時，喜歡到巷子口去看小人書。如今80多岁了，記憶仍然清晰，如數家珍地羅列在書攤看過的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《柳堡的故事》《奇襲》等經典圖書。家中珍藏了四十多冊《三國演義》連環畫，偶爾拿出來翻一翻，時代的變遷重現眼前。

18岁那年我參加工作，每月有25元工資，由于沒交女朋友，星期天回到坎井街，先到巷子口的書攤選几本小人書，然後到中興路茶館泡杯茶，一邊看書一邊品茶。那是生活困難的年代，我當鉗工有36斤定量糧，油水虽少，但能吃饱肚子。坐在茶館里喝茶，蹺著二郎腿看小人書，感覺是神仙過的日子。

我在巷子口也有難忘的故事。看小人書的時候，發現家住馬蹄街一位面熟的姑娘經常坐在旁邊看書，這姑娘眉清目秀，我聽見有人叫應家玉，就記住了她的名字。當時我正看《穆桂英挂帥》，小人書里畫的穆桂英，哪有眼前的姑娘好看。說來也奇怪，每次見到應姑娘後，感覺天空更藍，白雲更美，微風拂面分外柔和。

1963年，我調到西藏修國防公路，一年半後請探親假回到坎井街的家，巷子口的小人書攤還在，應姑娘的身影却始终沒再出現。我站在平台上的路口打望，一種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頭。

光陰似水，昔日的巷子口早已舊貌換新顏，如今馬蹄街成了山城的步行觀光街。比它年輕的坎井街，隨著城市改造和小人書攤一道消失。就是不知當年在巷子口看小人書的應姑娘，還記不記得那個曾經坐在她旁邊，外號叫東娃的小伙子。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)

